



如何破解网络文学评价标准难题

□欧阳友权

- 网络文学脱胎于网络又受制于网络，互联网是网络文学的“生产车间”，网生性就是网络传媒介入文学生产的独特标志
- 网络文学之脉在时代，网络文学之魂在人民，网络文学之功在社会，社会效益标准是检验网络文学作品的时代精神、社会功能和人民性的重要尺度
- 建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需要整合学术批评、行业探索、市场反馈、读者评价等不同主体，建立多元协同、良性互动的评价机制

如今，网络文学已从最初的“小众亚文化”成长为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支柱，但其评价标准却仍众说纷纭，部分评价秉持“文学性至上”的严肃精英立场，部分则陷入“流量为王”的功利化误区，难以兼顾文学本质、网生特质、社会价值与市场活力等多元发展需求。

评价标准的壁垒和误区

当前网络文学评价的核心壁垒，在于评价主体的多元割裂与话语权力的失衡，形成了学术批评、行业判断和读者评判不同主体各自独立、互不兼容的局面。

首先是学术批评的“精英化壁垒”。传统文学批评界对网络文学的接纳度较低，多数研究者仍沿用经典文学的评价框架，以思想价值和艺术技巧为核心标尺，忽视网络文学的网生特质与大众属性，甚至认为网络文学难登经典殿堂而将其排除在主流文学研究的范式之外。这种偏颇的评判方式，极易导致学术批评与网络文学的实践脱节。

其次是行业评价的“功利化壁垒”。网络文学平台作为行业核心主体，其评价标准往往过度聚焦于市场指标，将点击率、阅读量、IP改编潜力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依据。有时为了追求流量与收益，一些网络平台把套路化、爽感强作为推送标准，忽视作品的文学品质与社会效益；同时，平台对作者的评价也多以“变现能力”为核心，无形中会引导作者放弃文学追求，造成网络文学的同质化与过度商业化。

再次是读者评判的“碎片化壁垒”。读者作为网络文学受众，其评价具有真实性和广泛性的优势，但也存在碎片化、情绪化、众声喧哗却莫衷一是的缺陷。不同读者基于自己的阅读体验，集中于“好不好看”“爽不爽”“喜不喜欢”等直观感受，缺乏对作品文学性、思想性的深度分析。部分读者的评价被“粉丝文化”裹挟，出现“控评”“刷分”“畸形审美”等不良现象，导致评价的客观性受损，且与学术批评、行业评价缺乏有效联动，难以形成对作品的全面认知。

不同评价主体的着眼点不同，造成了评价标

准的明显错位。学术批评侧重“文学性”与“思想性”，行业判断侧重“市场价值”与“商业利益”，读者评价注重“阅读体验”与“情绪价值”，三者之间缺乏共同的对话基础与沟通渠道，致使评价标准各行其是，殊难统一，甚至出现评价结果相互矛盾的情形，难以因为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构建科学完备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首先需要厘清文学性、网生性、社会效益和市场价值等核心评价维度的认知误区，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部分观点将文学性与网生性对立起来，以为网络文学的网生特质必然消解其文学内核，认为网络文学的网生方式与文学的审美品质很难兼容。另有观点则认为，网络文学的最大特征正在于其网生性，主张不必恪守传统文学创作准则。事实上，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成就的——文学性是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核心功能始终是情感表达、思想传递与审美熏陶，网生性则是由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独特品质；文学性需通过网生性得到呈现，网生性要依托文学性来实现价值赋能。

第二个误区是将市场价值与文学价值简单等同起来。网络平台追求流量收益和商业价值，本是文化经营主体合理的发展诉求。问题在于一旦过度追求单一的商业价值，忽视文学的艺术审美和社会效益，就容易催生作品的低俗化和套路化，致使文学创作背离初心，还可能出优质作品因短期变现不足而被埋没。事实上，市场价值仅是网络文学多元价值中的一环，并非唯一价值，更不是最高价值，不能成为评价网文的唯一标准。只有实现社会效益优先，文学价值与市场价值相统一，才能更客观地评价一个作品，才能实现网文行业的良性发展。

第三个误区是将评价标准等同于单一指标。无论是学术批评的“文学性至上”，还是行业评价的“流量为王”，抑或读者评价注重爽点设置与情感共鸣，本质上都是单一指标评价，忽视了网络文学的多元价值，也隔断了不同评价维度的内在关联。这样的理解偏差必然导致评价标准的认知错位，弱化网络文学评价的客观性，出现

文学本质、商业逻辑与媒介特性的博弈失衡和适配错位，其结果要么因过度商业化而忽视文学本质，要么固守单一的文学性标准而背离网络文学的市场价值和媒介特性，造成批评的无的放矢或隔靴搔痒。

评价标准的维度选择

文学性标准关乎网络文学的价值根基。文学性是网络文学区别于其他网络文艺内容的核心标志，也是实现网络文学经典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评价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不是简单照搬传统文学的标准，而是传统文学品质与网络表达形式的有机融合。首先要考察思想内涵的深度，优秀作品应该反映时代精神，挖掘人性美好，引发情感共鸣与独立思考；其次要看艺术表达的水准，如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故事架构的创新性、人物形象的鲜活生动、别具特色的叙事能力、语言的精彩表达、题材与文本类型的突破等；再次要看情感传递的温度，能准确捕捉读者的情感需求，给人温暖与力量，实现情感升华，最终形成从情绪情感到志趣情怀的深度代入。

网生性标准是网络文学评价的独特标识。网络文学脱胎于网络又受制于网络，互联网是网络文学的“生产车间”，网生性就是网络传媒介入文学生产的独特标志。网生性标准要考察的，一是互动性，读者通过“本章说”、贴吧、论坛、催更等方式介入并影响创作过程，创作者结合反馈调整内容，形成“共创共生”生态，评价需关注参与度、回应质量及对作品品质的提升作用。二是续更性，分章节更新模式决定网文创作更注重悬念设置、节奏紧凑，评价需关注情节连贯性、悬念合理性与更新稳定性。三是通俗性，让作品为大众喜闻乐见，评价需关注语言流畅度、叙事爽感性与受众反应。还有多媒体融合，与音频、影视、游戏等深度结合，形成IP全产业链，具体评价需关注多媒体适配性与IP开发潜力。

社会效益评价强化网络文学的责任担当。网络文学之脉在时代，网络文学之魂在人民，网络文学之功在社会，社会效益标准是检验网络文学作品的时代精神、社会功能和人民性的重要尺

度。作为大众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坚守社会效益是网络文学的天然责任与时代担当。评价网络文学社会效益，要看作品承载的价值内涵是否扎根现实生活、描摹时代风貌、记录人间百态；能否以正能量故事弘扬家国情怀、传统美德或奋斗精神，传递正向价值观；同时看其是否承担文化传播使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网文出海；此外，还要考察作品是否有助于涵养青少年精神品格。网络文学只有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并兼顾市场价值，方能坚守文艺初心，履行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使命担当。

市场价值是衡量网络文学的经济指标。网络文学源于数字传媒，成于市场机制，其所创造的产业绩效是网文行业的经济驱动，也成就了网络作家、网站平台、读者粉丝的“利益共同体”，让整个行业有了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基础。市场价值主要通过两方面来体现：一是线上经营的量化指标，二是线下IP开发潜力。前者体现为点击率、阅读量、收藏量、打赏数、评论量等量化数据，它们能直观反映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与市场认可度；后者是网络文学市场价值的绩效延伸，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影视、动漫、有声读物等的改编和游戏开发实现价值增值。

评价标准的构建路径

建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需要整合学术批评、行业探索、市场反馈、读者评价等不同主体，建立多元协同、良性互动的评价机制。传统文学批评应深入网络文学现场，了解创作规律与读者需求，创新学术批评的话语体系与评价方法，构建真正适合网络文学的评价框架。网络文学平台和运营机构应承担起行业主体责任，坚持文学品质至上、社会效益优先，鼓励创作者追求文学品质与思想深度，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还要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提升文学审美与批评能力，避免情绪化、碎片化评价，建立读者评价的筛选与引导机制，保障读者评价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通过多元主体的对话机制，打破不同主体的话语壁垒，形成评价共识。

■新作聚焦

百年浮沉中的爱与信仰

——读《繁花如海》有感

□肖雯

读完上海作家白小葵的网络小说《繁花如海》已有月余，再度翻开时，故事的整体框架先于更多琐碎细节，从记忆深处跃出。可以说，小说在结构的构思及其完成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32万字的体量在连载网文中不算长，但作者却在有限的篇幅中充分展示其在叙事上的“野心”。百年上海，是中西文明的交融地，也是时代浪潮的交汇点，《繁花如海》选择在这片土地上将故事铺展开来。作品以覃繁花与付国海二人跨越百年的爱恋为主线，将爱情、谍战、科幻、历史等多重类型相融合，在个体与时代、情爱与家国的交织中，谱写出一曲磅礴厚重又情深意切的时代之歌。作品跳出了传统网文的视野局限，完成了一次跨越边界的探险，不仅将“小家”与“大家”之爱写得跌宕起伏，同时也借人物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抉择，探讨了动荡不安的大时代里，如何坚守初心信仰，进而守护住中华文明的根脉。

小说有一个极富悬念感的开头。最先登场的是一位名叫付新哲的年轻男子，他顶着“东航博士”的名头深耕智能科技领域，有光明的创业前景和一位温柔的女友方芸芸，但他却因拒绝将个人心血卖给日本嘉洋公司而惨遭“打击”。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将其所拥有的美好过化为泡影。付新哲的人生跌落谷底，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一封来自从未谋面的外婆覃繁花的“遗产继承”通知让其生活产生巨变。他决意前往外婆位于兴丰里百年建筑中的老宅，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神秘的事情悄然发生。月圆之夜，他偶然发现房屋暗室角落里的老旧电台

开始发出神秘声音，一句断断续续“特务在101室，请一定要通知02！一定要通知02！”将付新哲和读者瞬间拉进虚实难辨的迷雾之中，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时空纠葛与家国博弈由此拉开序幕。

仅是开头这两章，便能感受到作者并不满足于以平铺直叙的方式讲故事，而是借助无线电波这一媒介，将秘密、阴谋、谜题嵌套，构建出一个复杂又严密的叙事框架。阅读《繁花如海》的过程像是进行一场篇幅庞大的拼图游戏：付新哲的经历是一根引线，也同时是一份邀约，邀请所有人一同走进小说世界，感受作者笔下极富特点的长篇结构意识与悬念铺陈能力。

文学作品总能引发人们对命运产生慨叹。真正的故事从第三章讲起，一场发生于1927年上海建市庆典当日的枪击案如同命运的推手，无形中将对沪上各方势力卷入博弈之中。日方为抢夺“华夏01、02”电台，追捕无线电天才陈如，致使陈家逃亡他乡。在“真陈如”发现电波传讯的秘密而丧生后，徐汉龙化名陈如，以替身的身份继续潜伏，自此背负起两人共同的理想，一干便是几十年。付国海在枪案后引起日方重视，他得以接触华夏01电台，被卷入各方势力争夺，长期在背负污名的情况下进行潜伏工作，并在敌方势力内完成对电台的窃取，最终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之人。

此外，工人家庭出身的覃繁花本来只是一个毕业于女中的百货店员，在目睹血腥的枪击之后，她安稳度日的幻想被撕碎。此后接连遭遇父亲去世、家园沦陷，她决心走上街头，投身

于电讯的无形战场。她远赴西南，在昆明棋盘山的废弃矿洞开展工作，望极天涯不见家，只为守护住千万同胞回家的希望。越往后看，读者愈发意识到，开头这起“建市枪击”是作者精心设下的棋局，她将信息战、科技战等诸多具有隐秘性与多维博弈的情节作为小说的暗线，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情节背后，都藏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伏笔。当1977年东北兴安林场的女儿覃璇，与2024年兴丰里老宅的外孙付新哲，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里实现电波联通，那些在1927年建市枪击案中埋下的伏笔、未解开的谜团逐渐变得清晰，并走向高潮。

难得的是，白小葵并不满足于讲一个惊险刺激的爱情故事，而是将立意放得更加高远；没有止步于对“个人”的关注，而是从“历史”“整体”层面进行观照。《繁花如海》里的人物并非只是作者笔下的提线木偶，而是在晦暗不明的时空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试探、角力和坚守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覃繁花与付国海之间的爱情逐渐脱离乱世儿女的小情小爱，他们明知彼此注定分离的命运，注定要在隐忍中保持冷静，却依然选择站出来完成对彼此、对家国的守护与成全。这份真挚的爱与信仰，足以抵抗时代沉浮中的无常，完成跨越时空的“拯救”。

除了覃繁花、付国海、徐汉龙、陈如等主人公之外，作者对许多着墨不多的配角也给予了丰富的表现，使得小说始终昂扬着一种积极的情感能量。比如，赵四身为日本高官松井幸四郎的儿子，潜伏于日方未来部做地下党卧底，在



《繁花如海》，白小葵著，首发于番茄小说网

父子亲情与家国大义的交锋中挣扎成长，最终摆脱生父阴影，完成自我救赎。松井凛花化名方芸芸潜伏在付新哲身边执行间谍任务，在交锋中逐渐觉醒，实现从“间谍”到“觉醒者”的转变……这些人物在敌我阵营中的潜伏与交锋，交织成鲜活的时代画卷，进一步强化了叙事张

力。小说通过揭示不同的人在动荡、战争、重生中所展现出的韧性，进一步完成了作者对情感之于人、之于历史的确认：历史从不是冰冷的规则推演，而是无数人的爱恨抉择，在时代洪流里层层叠加，最终汇成文明的归途。

除了对命运的探讨外，《繁花如海》也以其虚构之力不断翻过现实的高墙。尽管小说开头便已阐明立场：“历史的车轮终将碾过一切尘埃，我们无力改变！”但作者始终秉持着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完成对华夏01、02电台争夺，跨时空拯救等核心情节设计的同时，通过深入挖掘、梳理真实历史材料，细致考证时代细节，让作品在真实的空间下激荡出力量。比如，徐婉晴在1927年因痛苦悲观和失眠多梦而服用抗抑郁药是否可能？覃繁花父亲覃向阳在“讨要工资”的罢工中受伤，其实有着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劳资争议处理法》并粗暴执行的背景。小说尽量做到细节于史有据，同时将宁汉合流、左翼电影运动乃至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历史事件纳入其中。

必须指出的是，大量材料的积累并不都能做到很好地转化，作品中时而存在一些材料、人物的选择过于贴合史实的情况。因此，如何从现实生活的逻辑出发，让人物命运与真实的时代氛围紧紧交织，让人物的挣扎与抉择更贴合时代底色，值得作者乃至更多有志于从事历史叙事的创作者深入思考。即便如此，《繁花如海》所展现的这份创作诚意，目前已经足够令人信服。

（作者系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青年教师）